

卓新平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文 化
四个一批 名家
人才作品文库 暨

理论界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理论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卓新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卓新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11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9559 - 3

I. 马… II. 卓… III. 马克思主义 - 宗教学 - 研究
IV. 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290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著 者 卓新平
丛 书 名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责任编辑 高 天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1/2 插页 4 字数 315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559 - 3
定 价 59.00 元

出版说明

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是宣传思想文化领域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工程着眼于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优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扶持，积极为他们创新创业和健康成长提供良好条件、营造良好环境，着力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和名家大师。为集中展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性作品和有关重要成果。《文库》出版将分期分批进行，采用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12月



卓新平

1955年3月生，湖南慈利人，土家族。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1988年当选为德国（欧洲）宗教史协会终身会员，1996年当选为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0年至2004年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自2003年起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8年任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2011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兼任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个人学术著作25部，合著及主编著作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自序

党的十八大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领域就是认真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讨，是自己长期宗教研究中的一种理论必然和思想自觉。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我对系统探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更透彻地认识到这种探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非常感谢《文库》策划出版部门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作品文库，促使我将这些年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思考和探究加以汇总、梳理，系统化为一部学术专著。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理解宗教问题存有很大的分歧，但都强调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为此，如何阅读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就成为自己特别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有关于宗教的大量著述，但这些经典作家并不是专门或单独研究宗教问题，而是将宗教问题纳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来考虑，因此有其研究、探讨的时空特色，与其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关联。如何将这些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闪光思想加以把握，如何使其相对分散、零碎的论述得以集中，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这是后人在不断努力尝试、探索的，也是当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极为关心的。所以，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特殊需要出发，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宗教研讨中，曾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进行了研读和分析，特别是在近十年内，承担并

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负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课题任务,又集中对之认真研究并展开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商榷,由此想以这部专著来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及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说体系,其内容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解和理论阐述。宗教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精神现象和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世界文明以及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化身份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十分关注宗教问题,有过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从而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和相关原则,并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列宁根据其社会主义的早期实践来运用、推广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列宁在其探究中曾结合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十月革命前后的发展而深入探讨了宗教问题,尤其对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和未来展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了新的补充、扩展和阐发。因此,列宁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学说体系的有机构成和重要发展。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众多论述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学说。可以说,这应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基本范围、内容及涵括的大体把握。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思想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探究复杂宗教现象、制定宗教政策、处理政教关系以及联系和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结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这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接地气”、“中国化”而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有了新的开拓。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应该善于总结和归纳。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要创新和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已建党九十多年,我们应该珍视并很好运用我党这一宝贵财富,使这一在解放事业中起到

重大作用的“法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再立新功、又建伟业，并且能从以往已经行之有效的“形”之统战深化到更能够持久稳固的“心”之统战。当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尚远未结束，我们应该继承我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前辈的表率作用，以便能够从“跟着说”到“接着说”，探出新路，说出新意，为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究作出新的贡献。

在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变迁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现实国情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由此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理论体系。我们今天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有机结合；就应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时指出：“9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意愿和期盼，凝聚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雄辩地证明，要发展中国、稳定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充分说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创立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应“跟着说”、“接着说”，而且还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自己说”，形成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因

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的理论学说,理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补充、发展、丰富和完善,形成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世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当代版”。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形势下,为了观察新格局、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新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体系,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资源,重新系统、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著述,以把握方向、获取智慧、开拓创新。当然,我们这种阅读是一种开放性、辩证性、比较性、思考性、发展性的研读,旨归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谛、精髓、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使之真正体现为鲜活、能动的科学体系。以这种还原性、原典性研究为基础,我们则应进而发展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所以,我们不同意那种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说法、对之加以机械性、封闭性理解而不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色、不重视探讨研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和做法。在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解上的时空结合、逻辑关联、因果相符、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显得特别重要和必要。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既是追本溯源,了解其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思路,也是与时俱进,用之指导、启迪我们今天对宗教的分析评价。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本部著作中涉及的部分内容是我参加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统战部具体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项目的研究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曾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把关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指点。对此,我深表谢意和敬意。当然,这里所论述的,仍然只是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著述的研读心得和体会,即一种个性化、有限性的理解,是完全可以商讨、对话的探究。马克思主义智慧之海博大精深,我们会在其中不断获得新的启发和体悟。

2013年3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定位和方法	(1)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从整体上理解	(1)
第二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探究	(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表述	(15)
第一节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宗教观	(15)
第二节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宗教观	(20)
第三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宗教观	(30)
第四节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宗教观	(35)
第五节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教观	(37)
第六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宗教观	(46)
第七节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宗教观	(48)
第八节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宗教观	(52)
第九节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的宗教观	(59)
第十节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宗教观	(79)
第十一节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的宗教观	(85)
第十二节 恩格斯《启示录》中的宗教观	(92)
第十三节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的宗教观	(95)
第十四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宗教观	(108)

第十五节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宗教观	(114)
第十六节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的宗教观	(125)
第十七节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中的宗教观	(139)
第十八节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的宗教观	(14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	(15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	(15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本质论	(15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根源论	(16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发生与发展论	(168)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社会作用论	(173)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与民族关系论	(180)
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与文化关系论	(185)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与政治关系论	(194)
第九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与政权关系论	(200)
第十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与政党关系论	(205)
第四章 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回应	(212)
第一节 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讨	(213)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宗教观	(224)
第三节 当代基督教神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回应	(243)
第五章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正确理解与科学发展	(255)
第一节 把握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理论	(255)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	(269)
第三节 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加以教条式理解	(292)
第四节 必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歪曲及误解	(300)
参考书目	(307)
后记	(315)

第一章

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定位和方法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理论界重新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这一学习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应以何种态度来重新研习马克思主义、这种研习的目的与意义,并没有在今天的理论界达成共识。因此,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定位和所采取的立场方法,就应该是我们高度重视和仔细思考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中对之曾有着非常经典和形象的表述:“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①在重新系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上述观点同样也值得我们认真体悟和科学把握。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从整体上理解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有着独特的意义。随着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起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成为热门话题。德国等相关国家的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来重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局也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根据这一 MEGA 版全新版本来重新组织其中文翻译，并出版了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及《列宁专题文集》。这为我们深入、系统、全面、准确地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提供了非常及时、帮助颇大的资料准备。在这种“还原”式研究中，我们虽然不能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章句之考”，却也必须认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本精神和推出其思想构思、结论的社会时代背景。

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理解，还必须注意其理论及结论的整体关联，认真考虑经典作家们以什么样的前提而推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一基本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理应做到系统全面，而不能断章取义，将其结论与前提分割。因此，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定要防止歪曲或误导。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应该整体性阅读、整体性理解，抓住其理论全貌和核心精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研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应该代表我们研究者的学术责任和学术良心。

在结合中国实际时，我们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活的灵魂，以及其基本理论方法和认知规律。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其对宗教的评价或批评，都与这些宗教的社会存在、社会背景紧密关联。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批判意识的主次和轻重，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颠倒、混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宗教批评或批判的社会政治指向及其社会、政治批判实质，其宗教批判的根本所指是产生这种宗教的社会，其批判的重点和目标是社会批判、政治批判、法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批判因而已经结束。

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典表述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推翻剥削压迫阶级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的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也从 1949 年之前负有推翻一个旧世界之历史使命的革命党发展成为获得建设一个新世界之时代重任的执政党。这种时代巨变，也使我们更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表述中前因后果的逻辑关联及历史关联。在社会“前提”已变的情况下，僵化地持守以往的某些“结论”，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教条主义的理解会得出与事实颠倒、相反的结论，从而实质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变化”中重新摸索、探究社会宗教现象，要求我们小心翼翼，更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科

学方法来大胆创新,闯出新的路来,完成创新理论。我们已处于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的新时期,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稳定,而宗教信仰者属于我们的基本人民群众群体,宗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理应想尽一切办法来维稳防乱,从执政党的角度、从巩固政权的视域、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宗教、评价宗教、制定和执行我们的宗教政策。在今天的形势下,对宗教轻轻一拉就是我们的可靠朋友,而费很大力气去推也有可能使宗教成为我们的对立面,使之出现敌对倾向。因此,在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应以平常心来看待宗教,而不应让宗教总是成为敏感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研究应更好地积极引导宗教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是与宗教斗争,更不是把宗教推向我们的敌对面。如何在新形势下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实现我们今天的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这才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意义之所在。

第二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指导下,我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自1964年成立以来就坚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宗教研究,推动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研究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促进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先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宗教的言论及著述集,开展了不同规模、不同侧重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项目及重大工程,推出了在这一领域有着广远影响的系列学术著作及论文,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指导我们对世界宗教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得力于我们研究所老一代学者的持之以恒、长期坚持和对年轻学者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也得到本院领导、科研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及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今天中国社会创新

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要把全院建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当前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鼓舞和动力。

经过在中国当代国情中长达数十年的理论及实践工作,我们已深深体会到以科学态度及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真正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独特意义。在“全球化”的世界氛围中,在中国走向世界、积极促进其和谐发展的时代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也正面临着新形势,遇到了不少新问题。为此,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要挺身而出、面对挑战,并以科学态度来解答、解决各种问题。目前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研究上也存有分歧,出现了认知上的不同。因此,如何准确地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究竟是什么,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解释宗教的历史发展及社会意义,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协调、指导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真正起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科学解答的基本问题。当然,对于不同看法,我们应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原则来展开研讨和商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共同努力。这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研究必须关注并解答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探究与之相关的发展走向和理论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首先应是“还原”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相关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形成、发展的。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具有科学的态度和辩证发展的认识。因此,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应该“还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社会和历史时空中究竟是“怎样说”的,对之力争有原原本本的了解。例如,我们现在应用的、由中央编译局重新根据德文翻译出版的 MEGA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一种“还原性”回归和展示。这一新版又称“历史考证”版,其特点就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来研究经典作家最初究竟是怎么说的,又是如何调整、改动的。在这一“还原”的探究中,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自己的思考和修改,恩格斯对马克思文稿的修改、变动和他自己的发挥性阐释,这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尤为典型。同样,在重新整理、翻译《列宁全集》时,我

们也可以看到列宁思想的变化,以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理解上的添加、变动;列宁在阅读马恩经典时有时根据俄文译本,有时则根据德文原版自己翻译,其中有一些就是其发挥性的意译。以这种“还原”性研究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脉络神髓,克服片面性、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是“伟人”,但也毕竟是“人”,有其生活及思想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我们绝对不应该将之“神化”。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将之教条化、神学化。如果我们在强调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却将其经典作家“偶像化”、“神明化”,则大错特错了。如果把马列如此理解地加以“神化”,则势必影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其革命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有其发展进程和补充完善的真实历史。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回到这一实践之中,体认这一历程,而不是将之“抽象化”,更不能使其“神化”。如果我们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还原”性阅读和研究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坚持”和“运用”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应该是“分析”性研究

在研究、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必须防止的两种错误一是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加以肢解,随心所欲地为己所用,根本不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表述的整体关联和上下文呼应;二是抽象理解,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时空背景、社会处境,不去关注其表述、批评等的“专指”、社会关联性,而对其相关论断加以滥用、滥套。例如,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解和解读,在今天中国理论界仍充满着“鸦片战争”的火药味。一些人以这句话来批判宗教,并将之随意套用到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其根本原因就是不去仔细研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整体结构、上下文关联和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强调。如果仅从“鸦片”的性质和功效来看,自然可以从“镇痛”和“麻醉”这两方面来说,这种比喻似乎有其道理。然而,一方面这种理解的“鸦片”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是19世纪欧洲已经流行的说法,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再继续如此言说;另一方面中国人理解的“鸦片”因近代历史上的两次“鸦片战争”而基本只有负面

意义,因而是非常敏感的提法。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的宗教批判有其社会结合及关联,旨在结束宗教批判而关注社会批判。这样,人们在以这句经典表述来批判当今中国的宗教时,却“忘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核心本质在此是“社会批判”,即根本目的是要批判“产生”这种“宗教”的“社会”。无论对“鸦片”怎样理解,马克思在此肯定的是讲宗教的负面作用、消极意义,尽管其表述中仍然充满着对宗教信仰者的同情、理解。但这种对宗教的负面评价,的确是与对其社会的负面评价甚至否定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种“宗教批判”已经结束,而应该直接转入“社会批判”、“法的批判”、“政治批判”。其社会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而对社会本身的否定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如果有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宗教加以批判时,其实质已在批判我们今天存在的社会。我们对这种针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能答应、赞同和支持吗?仍然纠缠在“鸦片”论的表述,显然就没有对“破坏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不同社会中的宗教性质加以区分,仍在以对待“旧世界”中存在的宗教之态度来审视、评价甚至想处理“新世界”的宗教问题,而没有考虑马克思所主张的根本处理办法是“社会”的,不是“宗教”的。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也应该是“分析”性的、辩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就应该具体分析这些经典作家是在什么处境中说的,所针对的是什么情况,而要解决的又是什么问题。这种“分析”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相关理论与其言述的社会实际相关联,从中分析出其基本精神、科学理论和具有规律性、方法论的内容,由此用以指导我们科学运用、继承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加以“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运用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是“经院”式的研究,也不能限于其章句之考,而是为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之需。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应有开放眼光、开阔胸襟,体现其科学性、发展性、前瞻性。我们既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础上“跟着说”,更要结合中国实际“接着说”,有所开拓,不断创新。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就必